

征稿启事

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章丘》特开辟《绣江亭》专版。《绣江亭》主要包括“我拍我秀”、“章丘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章丘地理”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投稿邮箱:qlwbjrzq@163.com。



登山祈福

□侯凌云

2015年元旦,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来到久违的胡山林场,曾经美好的印迹,不由自主地放电影般掠过,依稀记得那些年无数次来这里。

每当万物复苏后,绿意盎然,春风拂面,轻轻柔柔,自由自在地在旷野中放飞心情。

夏日的山林,凉风习习,清爽怡人,丝毫感觉不到炙热的郁闷,累了可以坐在干净光滑的石头上,聆听草木与山石的呢喃细语,间或可以野餐,感觉格外地美味,心境自然清透舒畅。

最美莫过于五彩斑斓的秋季,漫山遍野,层林尽染,枫叶如丹,天高云淡之时,漫步于丛林之间,大自然俨然成了浓墨重彩的画卷。迷人的金菊馥郁清香,通红的酸枣挂满枝头,翠绿的山韭菜是餐桌上的风味,炫紫、火红、橘红、金黄、鹅黄、翠绿、果绿等数不清的色彩充斥视野,目不暇接。

这时不仅仅是享受登山的乐趣,最喜欢的还是动手摘酸枣,可以边摘边吃,虽一不小心被扎一下,也不算什么,在乎的是那份简单的快乐,矮处的一般早早地被采摘了,高处之亦可用树枝一敲,拿把花伞在下面等着,只听噼里啪啦的,酸枣不断掉落下来,总有些新鲜饱满的大酸枣,红彤彤的又酸又甜。

在草丛里找寻绿油油的山韭菜也很有趣,可以带孩子来,边找寻边教他认识,当山韭菜里冒出亭亭玉立的蓼秆,顶端那一撮伞状的花朵,在绿草丛中特别显眼。倘若运气好,可以拔上一小把,做成鲜美的山韭菜酱,品味地道独特的鲜香。

那棵棵大苦菜更是惹人爱,纯天然绿色蔬菜,一簇簇,一片片,翠绿肥硕,味道虽苦,然药效特好,有时可以挖上一大堆。

黄灿灿的金菊花也晒了些许,或许太过馨香,特别吸引那些飞虫,所以晒的过程是个仔细活,如若被飞虫做了巢,也就难以做成降压明目菊花枕。不管怎样,秋日的万物美至极致,我真的喜欢!

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哦!漫天飞舞的白雪精灵,那么轻盈自在。雪后小心翼翼地沿着湿滑的山

路,踏进那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翠柏上点缀的雪松,草丛上覆盖的白绒毯,浑然天成的天然滑道,自制的雪具简单也有趣,足以满足孩子们滑雪的欲望,攥个大大的雪球,打打雪仗,看雪花飞舞,愉快的笑声透彻偌大的原野。

不仅如此,那些人迹罕至之地,没有被破坏,整幅完整纯净,晶莹剔透的白绒毯,不忍心去刻画一排排的足迹,然又喜欢那咯吱咯吱动听的音乐,只能残忍的践踏开来,并肆意自由的滑行,雪地里开出一枝枝的酸枣树,将其定格,弯弯曲曲,玲珑剔透,那份坚毅傲立,或许早已印刻脑海中。

而今,来到熟悉的画面,自然而然的点滴历历在目,无雪的山林未免些许萧条荒凉,然大抵不算什么。心若有情,哪里都有爱,既然挚爱这片山林,就会包容它的一切所有。山下阳光暖暖,越走越被高大的树木遮掩,不免凉飕飕,漫山遍野乱石穿林,草木凋零,唯一一株株挺拔的柏树披着绿衣,其余皆已光秃秃,然而这也是另一番成熟的韵味,高低粗细不同,各式各样的树木,透着玲珑的骨感美吧!裸露的枝条蜿蜒曲折,密密的交织着,相互缠绕,相惜相伴,相依相偎,在空中勾勒出唯美的线描画。

走走停停,忍不住驻足观赏,每一株植物都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冬风的磨砺,或许愈挫愈勇,厚积薄发,春风又会吹又生的。

如若累了,可随意倚在树旁稍作歇息,山不在高,有石有树则灵,呼吸着新鲜空气,心灵净透,气定神闲。

许久不锻炼,走不多远已气喘吁吁,而好动的孩子却健步如飞,丝毫不费劲,这样的小山对于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所以对他而言,简直太轻巧了。

登高望远,极目四望,豁然开朗,崇山峻岭,逶迤连绵,羊肠小径,尽收眼底;大大的红太阳照耀山林,仿佛近在咫尺,金色的光芒万丈,一切都是那么鲜亮。

崭新的一年里,怀揣梦想,心存希冀,期盼上天给予我最珍贵的馈赠,依然希望顺顺利利,梦想成真,依然期盼有福气,好运来……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接上期)

汉奸们乖乖地赶着运送给养的大车,随着队伍过了长城岭到根据地去了。高家峪的民兵们回家那个爽,一枪没放这仗赢得太舒坦了,自然又有了和女人们吹牛的资本。金锁回来后,喝了口水就去找翠花,绘声绘色地将他把汉奸骂哭了的英雄壮举告诉翠花去了。

第十六节 叛徒引来了 鬼子的暗杀队

1941年(民国30年)初夏,高家峪山上的杏子熟了,金锁、翠花、小袖子、三壮等小伙伴们整天在杏树林里转悠,寻着谁家的杏子熟了摘了就吃。大人们也懒得管,兵荒马乱的杏子也不好卖,随便孩子们乐和着摘了吃吧!再说杏子这么酸,孩子们也吃不了几个。大人们可是忙活得很呢!杏子熟了时节,小麦已经黄了,沉甸甸的麦穗一片片地佗在地里等着人们收割。男人们忙着噌噌得磨镰刀,编捆麦秸的草绳;女人们忙着搓麻线、纳鞋底给八路军做军鞋。山里的女人传统得很,平时都把自己包得严严的,可是搓麻线这活儿,不管大姑娘还是小媳妇都得挽起裤腿来,顺着小腿的外侧把麻皮搓下去,要搓好几遍一根麻线才能成型。年轻的姑娘们白嫩的腿一会儿就搓红了,还有的都搓出了血来。姑娘们也不害臊也不喊疼,都坐在树荫底下搓麻线。年龄大的婶子、大娘们也不闲着,在旁边忙着剪鞋样的,纳鞋底的,上鞋帮的都忙得很。崭新的布鞋越做越多,各家各户的任务完成了,女人们也不收工,争着超额多做军鞋。

这时候,金锁爷爷的民兵队却跑到西坡修坟去了。金锁纳闷,庄里又没死人,都好端端的修啥子坟呢,就和翠花跟着金龙去看热闹。去了西坡的坟地,爷爷才悄悄地告诉他:章丘北部的平原粮仓大部分都被鬼子占了,还有的是被国民党军占着,咱八路军的队伍只占了南部山区很少的一部分,可是队伍也得吃饭啊!只能由我们南部山区的老百姓给队伍募集公粮。咱还得防着鬼子扫荡来抢粮食,大家就出了个主意,修个假坟头,底下做粮仓,把粮食藏到最底下。量他鬼子咋想也想不到咱把军粮藏到坟底下了。金锁和翠花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麦熟三晌,各家各户都急火火地开镰了。收麦子是怕麦子收晚了,熟透了的麦粒容

易掉到地里减产;二是怕晒麦子时赶上阴雨天麦子霉变;三是怕垛庄据点里的鬼子出来抢粮食。高家峪村里老老少少没一个闲人,割的割,扛的扛,匆匆忙忙把麦子运回家还得趁着毒日头拉碌砣脱粒,脱了粒还得盼着风大扬场。好在这几天县大队一直在村头端着枪站岗,怕鬼子再来扫荡抢收成。

怕啥来啥,县大队的内线传来情报:“八路军南明盘查站站长、抗协自卫军有个姓米的中队长投降鬼子了。”这个叛徒掌握了垛庄片区各庄的抗日力量名单。估计鬼子很快就会派人来挨家挨户抓人,县大队赶紧把这个消息送到了莱芜那边的泰山特委,首长不放心了,马上派独立连过来先帮着大家收麦子,随时提防鬼子突袭。

大奶奶和奶奶最紧张,大爷爷是出名的扛日英烈,爷爷又是现任的高家峪民兵队长,金龙、金额、金贵、金喜都是基干民兵。爷爷还认识那个姓米的叛徒,鬼子来高家峪肯定得先扑老金家来。大嫚还刚生了一个丫头,她还一直没有奶水,急得全家人团团乱转。地里的活计也不能耽搁,爷爷领着金龙他们收麦子也顾不上家里。大奶奶心里又怕又急,满嘴上都起了燎泡,一下子病倒躺床上了。

独立连来得正是时候,金家一下子来了6个战士帮着收麦子,穷人家的地本来就少,三四天工夫就把麦子全收进家了。部队还派个军医来给大奶奶喂了药,大奶奶总算能捂着肚子站起来了。就是大嫚还是没有奶水,只能给小丫头顿顿喂小米汤,饿得孩子经常哇哇大哭。

一个集空的时间,高家峪的乡亲们总算把麦子收完了。独立连刚回莱芜,县大队站岗战士的枪响了。一股突如其来、装备精良的鬼子从南明杀了过来。好在这几天大家都把粮食也藏得差不多了,另外,还有了上次对付鬼子来扫荡的经验。啥都顾不上了,县大队和民兵们在村头小山上噼里啪啦地和鬼子干起来了。乡亲们扶老携幼开始往西岭上跑。咱的队伍一开始还能顶住鬼子,一会儿就不行了。鬼子的小炮很快就架了起来,第一炮打飞了没炸着人,第二炮修正了目标,一家伙打在了县大队趴着的土堰上,有一位20出头的队员当场就牺牲了,身子被炸得七零八碎没了样子。卜队长一看不好,命令一声:同志们,撤进村打巷战。队伍这才边开火,边退进村子里,尽量迟延鬼子的攻势,好

让乡亲们跑得远一些。县大队和民兵们刚撤出阵地,鬼子的炮火就把刚才趴人的土堰炸没了。金龙事后说,他们要是再晚撤退3分钟,估计队伍就被全炸没了。

武工队10个人10条长枪,民兵们3条长枪,剩下的全是土枪。在鬼子的小炮和机枪攻击下,很快抵挡不住了。金锁爷爷的腿肚子上中了一枪,跟不上撤退的队伍了,金龙灵机一动背着金锁爷爷藏进了小袖子家的地窖里。鬼子的队伍追着武工队和民兵们朝南奔去,咣咣的电话线,骂了一句,也不让汉奸搜了,命令狗腿子们一把火把金家的宅子全点着了。房子着了,织布机着了,炕上的铺盖也全着了,烈焰腾空,金家人落户高家峪后挣下的家产被焚烧一空。

鬼子果真是有目的来的,一个领头的鬼子,领着一队汉奸,直奔金锁家去了。咣当一声院门被踹开,汉奸开始东翻西找,一个汉奸翻出一捆铁丝来,递给鬼子看,鬼子一看是他们的电话线,骂了一句,也不让汉奸搜了,命令狗腿子们一把火把金家的宅子全点着了。房子着了,织布机着了,炕上的铺盖也全着了,烈焰腾空,金家人落户高家峪后挣下的家产被焚烧一空。

最惨的是村南头的瞎子老张,大伙撤退时情况紧急,忘了拽他走。被鬼子逮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盲人被鬼子绑在村南头的老柏树上活活烧死了。金龙和金锁爷爷藏身的地窖离着老张被烧死的地方不远,金龙听见老张头到死都在痛骂鬼子没人性,一句脏话也没说。

事后,一清点,武工队卜队长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牺牲两名队员,民兵队也有2个人负了重伤。好万乡亲们们在武工队和民兵们的拼死阻击下没损失人口。但村里没来得及拉走的,各家各户都没来得及收的挂在墙上的粮食种子也被鬼子汉奸全抢走了。金家烧成了一片废墟,临近的几户人家房子也被烧了。

这伙鬼子来得快,撤得也快,没进垛庄据点就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伙鬼子是驻守普集车站守卫胶济线的一批鬼子的精干部队。姓米的叛徒和鬼子说了,是县大队和垛庄片的民兵队时常去破袭他们的铁轨,鬼子被折腾得受不了了,想过来清缴我们的破袭队伍,但没想到我们的县大队和民兵队很顽强,不好欺负,他们又怕我们的独立连等队伍从齐长城那边过来截住他们,就在汉奸的带领下,烧了高家峪的一些房子,抢了些东西,随即龟缩回普集据点了。